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土匪军阀张宗昌

TUFEIJUNFAZHANGZONGCHANG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TUFEIJUNFAZHANGZONGCHANG

土匪军阀张宗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匪军阀张宗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053 - 0

I. ①土… II. ①全…②山… III. ①张宗昌 (1881 ~ 1932) —传记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710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5.5 字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太华

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
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
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
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
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
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
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
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
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

主 编 陈惠丰

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 夏
朱闻宇 全秋生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殷 旭 徐玉霞 梁 洁
梁玉梅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编者的话

如果说北洋政府的统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时期的话，那么作为北洋的实力军阀之一的张宗昌，曾是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随着历史的前进，他和他的势力早已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但他作为一个祸国殃民的历史人物，则应是遗臭万年了。

全国政协、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艰苦的征集，终于编成了目前这本书，它以历史当事人的亲见亲闻，揭示了张宗昌的一生。

由于资料来源较少，编者的水平有限，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在征集编辑过程中，得到烟台市政协和掖县政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土匪军阀张宗昌

TUFEIJUNFAZHANGZONGCHANG

CONTENTS 目录

贫寒逼迫闯关东 投机革命当团长 1

吹鼓手的儿子 祝学顺 张宝安 王玉河 王典佐 / 3

混迹海参崴 张西曼 / 5

投机辛亥革命 林宪祖 / 10

叛革命投冯国璋 失靠山败走江西 13

“投死”和“投生” 刘子衡 / 15

投冯始末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 19

入湘前后 姜心如 / 27

江西缴械 吕建之 / 30

丢盔弃甲投奉张 马前立功升督办 33

投张因由 王翰鸣 / 35

投靠奉张 刘子衡 / 36

奉张麾下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 38

疆场效命 王翰鸣 / 57

上海军实处 萧稟原 / 67

拉队伍招降纳叛 乱军纪祸国殃民 69

益都旗兵团 魏剑白 / 71

“老毛子队” 牟中珩 / 73

雇佣白俄兵始末 刘文清 / 76

建立空军纪实 丁普明 / 88

幼年学兵队 黄培祥 / 92

孙殿英投归张宗昌 金湘甫 / 96

第三旅的军风纪 张进修 / 98

在张宗昌军队中的见闻 孙仙舫 / 102

督鲁三年曾显赫 损兵折将走大连 107

督鲁前后 王翰鸣 / 109

张宗昌督鲁与直鲁联军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 120

督署面面观 刘子衡 / 140

一三五旅大溃退 刘冠五 / 146

勾结日帝 魏剑白 / 152

张宗昌与五三惨案 梅 枫 / 154

张宗昌督鲁时期山东省军政长官一览 王家鼎 / 158

横征暴敛刮民膏 乱杀无辜祸山东 161

搜刮种种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 163

自制印花税票 洪均生 / 166

滥发军用票 王贻甫 / 168

东巡过潍记 陈润生 郭兰村 / 170

杀山东高等审判厅长 李受恒 / 174

目 录 CONTENTS

对红枪会的“剿抚兼施” 刘德泽 / 176

摧残新闻界 李瑞卿 / 181

杀害林白水 张次溪 / 183

殃民纪实 中直 永乐 工爻 / 186

张公馆见闻 高鸣岐 / 193

发迹之后 祝学顺 张宝安 王玉河 王典佐 / 196

逸事逸闻 郭 桐 / 203

督办办大学 褚承志 / 207

昌武学校忆事 张殿福 / 210

创办济青长途电话 于觀光 / 213

死灰复燃终成梦 济南遇刺了残生 215

反扑·败逃·覆亡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 217

关于张宗昌的死因 高鸣岐 / 225

张宗昌之死 王慰农 / 227

附 231

杀死国贼为父报仇 郑继成 / 232



贫寒逼迫闯关东
投机革命当团长

文史资料
百部经典文库

土匪军阀张宗昌

TUFEIJUNFAZHANGZONGCHANG

1882年2月，在胶东半岛一个贫穷的农舍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就是后来在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宗昌。

以吹鼓手为业的张宗昌之父，日夜辛劳也难以维持生活，贫寒逼迫张宗昌下了关东。在那里，他聚赌、包娼、当镖手……他善于投机，广事交结，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

辛亥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海参崴，张宗昌招兵买马，诱骗了土匪刘弹子的人马，偷渡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从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吹鼓手的儿子

祝学顺 张宝安 王玉河 王典佐

张宗昌，字效坤，乳名“田”，1882年（光绪八年）正月，生于山东省掖县路旺乡祝家村。

张宗昌之父，原名张文福。张宗昌发迹后，他家姓周的管账为逢迎讨好，为其更名为张万福。张家世居祝家村（即“坐地户”），是单姓独户。张万福有弟、妹各一，弟张文兴，早亡；其妹嫁于朱流（今掖县东宋镇朱流村）。张万福家境贫困，只有三间小草房和二三亩土地。迫于生计，张万福少年时，便当了吹鼓手，及后当上了揽手（又名“大抬杆”，即领头的吹鼓手），农忙时打短工。成年后，娶肖古庄（今本乡肖韩村）侯氏为妻。侯氏身高、脚大、力壮，能用单臂轻轻挟起一口袋粮食。村人嘲笑之，绰号“大脚”，四方广为流传。侯氏生一男一女。男张宗昌，女乳名“大蝉”，嫁给八里庄（今掖县珍珠乡八里庄村）刘玉通为妻。因张万福日子甚窘，侯氏“活跳槽”到今掖县珍珠乡泥里村与一男子同居。后来张万福又娶掖县孙古庄一寡妇为妻。此妇系潍县人，人称“小潍县”，乃张宗昌之继母。

张宗昌幼时，跟着本村祝修德念了一年私塾。十三四岁时便开始打短工，还在本乡杲村武葆钧的黄酒馆当过三四年的小伙计。后经其父的同行，夏邱镇柳沟村的吹鼓手赵科禄做媒，定本乡莹里村贾永泉之三女（乳

名“足”)为妻。当时为生活所迫,张宗昌每逢农历四、九日(即茱萸集日),就赤脚挽着裤腿子,从东宋镇虎头崖挑鱼虾等海物到其岳父村里叫卖,即使这样,仍难度日。张借赶集之机,时常到未过门的妻子家借贷,但每次借得不过是一瓢高粱面、几把黄豆。后来,为谋生计,便与本村祝欣德结伴下关东。祝欣德卖了四亩岭地,留家用一部分,余者做路费,两人步行至龙口,因钱不够,仍过不了海。遂在龙口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包,而后渡海去了东北。先在哈尔滨一带淘金,后在“宝局”当镖手。三年后回家与贾氏完婚,再下关东。后来在外当军阀升了官。消息传来,其父不信,说:“他有那个命,能当大官?我还得靠‘大抬杆’(指吹喇叭)过日子!”

混迹海参崴

张西曼

引鬼入室之经过

1911年，海参崴的人口据说有一二十万，华人占五分之三。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其中的富商多是在二三十年前以“高丽背”或小挑子起家的。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扩张到中东路一带。华商总会门警中最初的一名小头目就是日后善变投机，猎取高位，绰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他身长多力，原由小帮胡匪洗手，因与俄国军警接触日久，在通事的教导之下，学得若干不规则的俄国话。他是个善于逢迎勾结，不吝挥霍的人。就因为他与俄国军警亲密合作，所以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他包娼、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作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张宗昌既有偌大的场面，而替他摇笔杆的人只有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

孙某。孙某经常向我诉说失学之苦，我除拿古今中外苦学成名的人物来鼓励他外，还长期助他解决许多文字上的问题。我因孙的关系，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我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我，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我一时冲动，托他替我代买一支手枪以为防身之用。一天，由张宗昌的部下约在华商总会的四楼小室中看货。原来是一支勃朗宁式手枪，虽然玲珑可爱，却没有保险机的装备，因而没有成交。那卖枪的见不能成交，将枪插入裤袋内快快地下楼。我们刚刚掩门就座，猛听轰的一声，开门一望，见那人倒在三楼扶梯旁抱膝呻吟，过去一问，知系指触扳机被弹穿了右趾。他被张宗昌骂了几句，立刻被送入医院救治。从此，我和张宗昌的关系由于孙某从中牵引看戏、吃饭，日益密切起来。我想此人虽然可憎，只需提高警惕，日后或有用处，便未拒于千里之外。

挽张宗昌介绍刘弹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俄国报纸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消息。不数日，家兄仲钧特地从东三省赶来会面说：“黄克强、宋教仁、陈英士等大批同志在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即将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骑兵不能偏废，应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马贼南下，以便编练劲旅。唯赵贼（即赵尔巽，时任东三省总督）防范甚严，不易着手。现已派人往南方说明关外困难诸点，并请迅速派员来此地，与弟一同招募。只需一处得手，亦可不误时机……”

我正在密切注意南方革命发展之际，面受了家兄仲钧指示机宜，便想和那北距海参崴二百里一带的大山中指挥千余人的胡匪首领刘弹子发

生联系。最初苦不得线索，只好托词试挽张宗昌介绍和刘结交。张说：

“呀！这可不是好玩的！你想在俄国闹革命吗？”他似开玩笑，又似非开玩笑，狡黠地先吓唬我一下。我只能恭维他：“老兄侠义结交，神通广大，有日事成，必将重酬。哈哈哈哈哈，帮忙帮忙！”张宗昌喜欢戴高帽子，又为利动，最后说：“试试看吧。”我之此举，明知引鬼入室，但在当时不得其门而入之际，也只能人鬼不分，沆瀣一气了。

到了12月初，上海光复以后，黄（克强）、陈（英士）密派李征五、臧士新由沪搭轮来海参崴接洽。我将他们安置在华商总会斜对面街口某商店楼上的金角旅馆中。我们的秘密会议总在华商总会四楼的小室里举行。由于张宗昌的牵线，老谋深算的刘弹子知张和俄国特务有勾结，误会是张设的陷阱，阴谋诱他下山就捕。张的牵线遂告失败。经过周密考虑，我们只推和刘稍有交情的代表一人（此人仍由张宗昌物色而来），上山拜会刘弹子，转达革命政府借重之意。过了几天，刘弹子方面始派人来，表示欢迎我们进山洽谈。我遂上山与刘弹子会面。

经过几次会谈，进展尚称顺利。最后谈到约刘弹子下山共同摄影为证，分送黄兴、陈其美核准一节。头目中多劝其主慎重，到时被人暗算，将追悔莫及。他们对张宗昌的参加尤有戒心。我站起来拍拍胸脯说：“各位如对老总此行有顾虑的话，张某可留山上作为人质！”刘弹子微笑而言：“张先生这样赤诚相待，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咱们一同进城，大家定出一个切实的办法来。”

即日黄昏，我们一同下山，抵达崴城。翌日上午9时，包下一家较偏僻的饭馆的三楼，作为会谈茶饭之处。参加会谈的有刘弹子、金师爷、李征五、臧士新和我，还不得不把张宗昌请来一同参加。最后达成四条协议：

（一）中央革命政府先授刘弹子以骑兵团团长名义，以后如扩充成旅、成师，尽先任刘统率；（二）刘部应先选精锐800人搭轮南下，其余待命补充；（三）为牵制清军后路，应准备编成劲旅，并策动各方友军在东三省各地起义，响应中央革命政府；（四）此间一切南下旅费、遣散恩饷等，均由中央革命政府负责筹拨……

条件达成，双方签字落实后，共同摄影作为物证，随即开筵畅饮，主客各至微醺始散。

我回到旅社，躺在床上沉思：这次传奇式的任务虽然得以完成，但胸中一个大疙瘩如一木之横，无法使消，原因是张宗昌的插手，实为前景之一大隐患。我一再向李、臧二君提出，万不能让此人同时南下。哪知狡狴的张长腿已先我而向李、臧做了诡譎的“工作”，骗取了他们一时的偏信。张宗昌还探知李征五是上海青帮头子，当即双膝下跪，拜在李的门下。不过李征五也不能说没有见地，他曾说过：俄国对中华革命已宣布是“严守中立”的，我们要想排除张宗昌，彼必怀恨在心，肯定会向崑城俄警告密，到时大家上不了船是小事，被一网打尽才追悔莫及了。为顾大局，只能将计就计，迨脱樊笼抵上海后，有百十个张长腿也长不起来了。

经过几天的积极准备，李、臧、刘等率同大队部属安全地分批搭轮南开上海。我独留崑地清理其他未了各事。一天，突被两名俄国密探堵在华商总会四楼的小室内，说是要清查我“招兵买马”的底蕴。幸我身边无丝毫引他起疑之物，同时我坚决否认前几天的行动，又请他们上馆子吃了一餐酒饭，总算敷衍了事，度过此关。后有友人相告说，海参崴总督对刘弹子的悄然南下并非一无所闻，而是深庆无形中消除了多年来一桩棘手隐患，除下令严防其卷土重来外，对其离去，不愿多加追究和株连。

张宗昌窃得团长一职

刘弹子去后约两个月，忽派专足送来一函。一看字迹就知出自金师爷之手。阅后令我忐忑不安。信中严厉责备我方的背信弃义，不该和张宗昌串通将他欺骗下山。原来他们到达上海后，团长一席为“长腿”窃取，刘弹子被编为营长。送信人复面陈：“咱们老总受此屈辱，万不甘心。张先生，请你想想，那小子是何等样人！莫说老总，连他手下众弟兄也愤愤不平，现正准备分组北上，重返老家。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是你们这些